

# On the Commun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in the Community in *Dessa Ro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atextual-textual Narrative

Jiana Liu<sup>1,a</sup>

<sup>1</sup>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Guangzhou Xinhua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sup>a</sup>hopeful0606@163.com

##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atextual-textual narrative, the three main chapters in *Dessa Rose* written by Shirley Ann Williams establish two kinds of communities,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ty and the individual. In *The Darky*, through the common experience and resonance of the black people, the emotional community is established; In *The Wench*, black women and the white woman establish a cross-racial community through mutual exploration and gradual understanding; In *The Negress*,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dividual in the community, Dessa's growth show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in the community. What's more, the significance of *Dessa Rose* lies not only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community in literature, but also in the author's concern for reality and expectation for the future.

**Keywords** : *Dessa Rose*, Paratextual-textual narrative, community

## 从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出发探析《德萨·罗斯》中的共同体及个人在共同体中的发展

刘家娟<sup>1,a</sup>

<sup>1</sup>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外国语学院, 广州, 广东省, 中国

<sup>a</sup>hopeful0606@163.com

### 摘要:

从类文本-文本共生视角出发探析雪莉·安·威廉姆斯的代表作《德萨·罗斯》，可以看到小说中三大主体章节层层递进地在小说中建立了两种共同体，并且探究了共同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黑人》中通过黑人共同的遭遇和共鸣建立起了黑人情感共同体；《女人》中通过黑人女性与白人女性的相互试探和逐渐了解建立起的跨种族共同体；《女黑人》中以德萨为共同体中个人的代表，展现了个人在共同体中的发展。《德萨·罗斯》中蕴含的意义不止在于在文字上对共同体的探讨，还在于作者对现实的关照和对未来的期许。

**关键词**: 《德萨·罗斯》，本文-类文本共生叙事，共同体

## 1. 引言

非裔美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文学教授雪莉·安·威廉姆斯(Sherley Anne Williams, 1944—1999)在其代表作《德萨·罗斯》(Dessa Rose)中讲述了一位怀有身孕的女黑奴在同伴帮助下的多次出逃,以及她和她的黑奴伙伴们在一位白人女性的帮助下逃亡西部寻找自由的故事。威廉姆斯在美国非裔文学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其代表作《德萨·罗斯》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然而国内学者对此的关注则远远不够。国外批评家的批评角度比较全面,涵盖了女性想象<sup>[1]</sup>、奴隶叙事<sup>[2]</sup>、历史小说<sup>[3]</sup>、重写自由<sup>[4]</sup>、音乐改编<sup>[5]</sup>、跨种族哺乳<sup>[6]</sup>等视角,而在国内,除了几本梳理黑人女性作家的书中在介绍威廉姆斯的时候对《德萨·罗斯》进行简介之外,只有周娜<sup>[7]</sup>、陈玫伊<sup>[8]</sup>两人在硕士论文中分别分析了此作品的女性联盟和白色形象。叙事视角在三位主要叙事者——德萨·罗斯(Dessa Rose)、鲁斯·萨顿(Ruth Saton)、尼希米(Nehemiah)的第一人称视角叙事与第三人称视角叙事中间转换,融合了笔记和回忆的形式,并置了白人和黑人两个群体的声音,构成了一种新颖的、杂糅的、互为对抗又相互补充的新型叙事结构。

《德萨·罗斯》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以上提及的特殊叙事结构,还在于其丰富的类文本以及其中暗含的叙事功能。“类文本”(paratext)这一概念始于杰拉德·热奈特(Gerard Genette),从1979年他提出“原文本性”概念开始,就一直不断地充实着这一理论体系<sup>[9]</sup>,但其中某些界定仍然比较模糊,直至中国学者许德金厘清了其中概念和类别<sup>[10]</sup>并提出“类文本与文本就像一对冤家,两者是相互依赖、共存共生的”<sup>[11]</sup>。根据《德萨·罗斯》中的目录部分,正文部分共有五个章节,分别是:序言(Prologue)、黑人(The Darky)、女人(The Wench)、女黑人(The Negress)、尾声(Epilogue);而类文本亦是五个部分,分别为:作者注(Author's Note)、读者指南(Reader's Guide)、作者简介(About the Author)、版权信息(Copyright)、出版社信息(About the Publisher)。

[12]从结构分布上来看,文本与类文本权重相当,但是因为类文本中的版权信息、出版社信息以及作者简介中没有太多可用于分析的实质性内容,在分析类文本部分,本文将会把重点放在类文本中的封面、作者注以及读者指南两方面。根据“类文本要素不但包括热奈特所提及的文本正文内容之外的印刷出版、版权等相关信息、前言、扉页上的献词、致谢、目录等,还应包括扉页上可能出现的引用”这一界定,文本还将小说中主要章节,即《黑人》、《女人》、《女黑人》三章标题之下出现的引用纳入类文本范畴之内,从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出发,将类文本与文本叙事相结合,探索《德萨·罗斯》中出现的共同体,以及个人在共同体中的发展。

## 2. 黑人的情感共同体

重述黑人经历与反抗白人叙事的虚假权威是《德萨·罗斯》的主题之一。奴隶制时期的黑人受到白人精神与肉体的控制,在这双重控制之下,黑人共同体支离破碎,犹如死于纳粹毒气室的犹太人一般,很难形成存续的共同体<sup>[13]</sup>,而在对白人声音的反抗,重述黑人经历的过程中,黑人的共同体得以建立。托尼·莫里森等作家早就意识到了黑人在美国话语中的沉默,她甚至认为,美国人就意味着白人<sup>[14]</sup>,而赋予黑人发声的权力便成为了包括她和威廉姆斯在内的黑人作家的集体责任之一。出于相似的写作目的和责任感,莫里森与威廉姆斯等黑人作家之间的关系也可被看做是一个共同体,因此《德萨·罗斯》小说的封面上也出现了莫里森的题词,她认为让更多的读者读到这本书“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借助获奖无数的莫里森的名气和推荐,《德萨·罗斯》中的声音能够被更多的人听到。

小说的封面共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的封面上是两名女性黑人在一片白茫茫的棉花地里摘棉花;第二个版本的封面是一名黑人女性的下半张脸的侧面,画面突出了她微微张开的嘴唇,似乎正要开口讲话。此小说也被改编成了同名的音乐剧,音乐剧的海报上是一黑一白两位女性的面庞,两人目光坚定地直视前方。(如下图所示)三个封面各有其侧重点,第一个封面寓意着奴隶辛苦的劳作和被淹没的命运;第二个封面侧重了上文中所提及的黑人的发声权力和对黑人故事的如实讲述;第三个封面则将重点放在了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之间相互扶持的姐妹之情上面。本章节将重点放在小说第二个版本的封面故事上,着重论述小说中通过对抗白人的权威、重述黑人历史所建立起来的黑人情感共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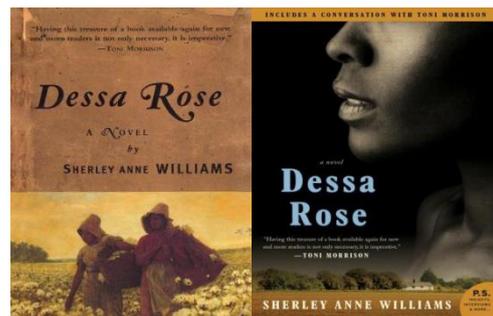


图1 小说《德萨·罗斯》两个版本的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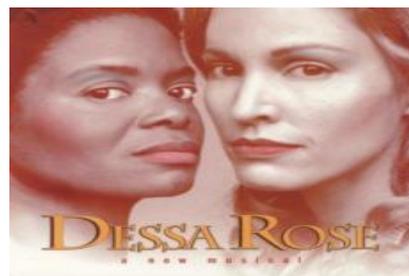


图2 音乐剧《德萨·罗斯》的宣传海报

类文本中的作者注与读者指南分别强调了“文学和写作背叛了我们”以及“语言和想象中的自解放的力量”，由此可见，威廉姆斯通过小说的类文本点明了此作品的写作目的之一，即通过黑人本身的叙事去颠覆白人对黑人叙事的重写或改写，而在与白人叙事的对抗之中，粘合起了被迫害地支离破碎的黑人情感共同体。正如赛义德所说的“作者就是力量”[15]，小说中的白人作家尼希米代表的正是白人作者的权威。为了卖书谋取利益，他对逃出奴隶贩卖的后不幸被捕的德萨进行了采访，然而他并不相信她所说的话，但是为了顺利写完自己的写作，他“让她相信自己是信任她的”。他在将德萨充满痛苦或温情的回忆变成冷冰冰的文字的同时，心中怀疑德萨和其主人有私情，疑心是她这次的奴隶叛逃事件的罪魁祸首，并让她交出其他逃跑了的奴隶的信息。他几乎不顾及德萨口中的真相，以文字的形式编织出了一个自己想看到的所谓“真相”。由此可见，白人对黑人叙事的重述指向了一个深刻的历史问题，即美国应该如何回忆奴隶时期苦难的经历，因为单凭白人对黑人的叙述和记录是远远不够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个讨论达到了高潮，美国新成立的黑人研究项目都在倡导对传统的奴隶制史学进行修正，他们的呼吁得到了众多非裔美国作家和艺术家的响应。<sup>[16]</sup>威廉姆斯也是其中支持者，因为她在作者注中向读者展示了自己写《德萨·罗斯》的初衷：她对于美国黑人起义领袖纳特·特纳(Nat Turner)的回忆录被歪曲的事实感到十分愤怒，于是基于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的论文中提及的历史人物——一个帮助领导了奴隶起义的事件的怀有身孕的女黑人的形象，她创造了小说中的德萨·罗斯，借由她之口，对此现象进行抗争。三大主体章节中的第一章节《黑人》的标题之下引用了美国废奴运动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自传》中的一句话：“你看到了一个人是如何成为一个奴隶的...”。引用道格拉斯这位在一生中不断与废奴进行抗争的领袖的话语不仅引出了德萨等黑奴悲惨的遭遇，更为这一章节奠定了反叛和对抗的基调。

在文本的叙事结构上，第一章节中主人公德萨直接叙事的比重明显少于尼希米对她的记录。但是她的话语几乎无处不在，不仅出现在尼希米对她的直接记录当中，她看似微弱的、破碎的、不连贯的叙事还穿插在以尼希米为中心的第三人称视角的叙事当中，以碎片化的、语法不规则的黑人语言消解了尼希米逻辑缜密的规范化叙事。在文本的叙事内容方面，尼希米试图从对德萨的采访中获得利益和有用的信息，而这回忆的过程却帮助德萨想起了她的爱人凯恩(Kaine)对她的启迪，在被贩卖的过程中黑奴同伴对她的照顾，被欺辱的女奴琳达(Linda)的反抗等等，让她从中汲取了反抗的力量。而德萨本身也并不信任尼希米，她利用白人作家的自大，以及其对黑人的轻视，成功地蒙蔽了他，在叙事中隐藏起了重要的信息。本章节快到尾声的时候，被锁在地下室的德萨唱起了歌谣(歌词被证实来自于第一个版本的《美国奴隶之歌》<sup>[17]</sup>)，慢慢地越来越多的黑人的声音加入了她，最终地下室外的德萨和地下室外的其他黑人奴隶们共同吟唱起了充满希望的自由之歌。正如在序言中，

德萨的爱人凯恩以歌声和班卓琴声中的爱与自由打动她、感染她一样，这首奴隶之歌似乎是在传递一种讯息，又像是黑人之间的共鸣。黑人群体的共同体意识通过合唱而得到了加强，而隐藏在歌声之下的传播出来的是黑人群体在白人统治和压迫之下受苦受难的集体经历与对自由的渴望，于是在默契的合唱声中，黑人逐渐地连接起了迫于白人权威而断裂的纽带。于此相呼应的是，在稍后尼希米的笔记中清晰地记录着，德萨在其他黑人的帮助下又一次逃走了。

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认为所谓的共同体，就是以地缘、血缘、宗教等比较稳定的人类因素来维系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熟人社会组织<sup>[18]</sup>，然而对于在奴隶制时期受到白人掌控、贩卖甚至被杀害的黑人来说，他们没有共享比较稳定的人类因素。他们被贩卖至各地，他们的起源地成了遥远的，只存在于想象中的故土；白人对黑人的性迫害，及其后代的出生在某种意义上破坏了黑人的血缘关系。然而，他们所经历的共同的悲惨遭遇以及对于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共同的渴望比以上因素更加能够让他们集合成一个共同体。这是一个不甚稳定、不甚坚固却能够在反复被打碎之后又反复粘合起来的情感共同体。从《德萨·罗斯》中的类文本和文本共生叙事出发，将类文本中的封面、作者注、读者指南、引文与文本中的内容和独特的叙事手与相结合，可以看到小说中的黑人通过对抗白人虚假的叙事权威和以及对黑人经历的重述建立起了黑人的叙事主动性，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中，女人德萨获得了力量，以歌声的形式感染到了其他的奴隶，与之产生共鸣并获得帮助，在抗争中建立起了黑人的情感共同体。

### 3. 跨种族的共同体

建立以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为代表的种族之间的跨种族的共同体是《德萨·罗斯》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以上提到，小说两个版本的封面上的主人公均是女性，而由小说改编而成的音乐剧的宣传海报上面一黑一白两位女主人公则直接突出了女性守望相助的主题(如上图所示)。类文本中的作者注与读者指南均将叙事的重点导向至这两个来自不同种族、拥有不同身份的女性之间的羁绊。在文本的第二章节与第三章节中两位女主人公从相互猜疑到逐渐理解，再到最终加入到一个共同的、大胆的计划中去，以德萨为代表的黑人群体和以鲁斯为代表的白人群体之间建立起了跨种族的共同体。

作者注中威廉姆斯表明自己是在赫伯特·阿普特克(Herbert Aptheker)的《美国黑奴起义》(*American Negro Slave Revolts*)中读到了一个给黑人逃奴提供避难所的白人女性的故事，认为领导了黑奴起义的怀孕的女黑奴与这个白人女性从未相遇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于是便故事中安排两人产生交集。读者指南中也对两人复杂的友谊进行探讨：“一个骄傲的、聪明的、直言不讳的黑人女性；一个选择黑人男性当情人的白人女性；这两个女人是如何在小翼翼地了解对方之后，在一个大胆的计划中团结起来去削弱奴役他们的父权制的。”从类文本中可以看出，《德萨·罗

斯》是围绕着德萨和鲁斯这两位女性展开的跨种族共同体的讨论。除此之外，第二章《女人》标题下引自于索杰纳·特鲁思(Sojourner Truth)演讲中的话：“……我犁地，我耕种，没有男人能赶得上我……”不仅展现了黑人女性的力量，结合着特鲁思演讲的原文更能看出德萨和鲁斯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两人之间所展现的并非简单的跨种族的友谊，还蕴含着黑人群体对白人同盟的争取，以及女性群体对男性权威的共同对抗。正如特鲁思的演讲原文所说的那样：“如果上帝创造的第一个女人强到可以用一己之力将世界倒转，那么这些女人一起用力就能够让它再倒转回来。”<sup>[19]</sup>

在小说文本的结构层面上，第二章节《女人》中的叙事视角以第三人称叙事为主，分别是以德萨为中心展开的第三人称叙事和以鲁斯为中心展开的第三人称叙事，并且两人的叙事比重几乎各占一半，隐约地形成了对立之势，象征着两个族群之间的缺乏信任的互相试探；内容层面上，以两个人物为中心展开的叙事中都出现了一个被隐去了真名的特殊的人物，阿妈(Mammy)，正是阿妈这个人物穿针引线般地将以两人为中心的叙事连接在一起，消解了二人的误会，拉近了两个族群的距离，为建立起跨种族的共同体提供了可能性。

鲁斯·萨顿出身良好却爱上了一个赌徒，跟随丈夫离开了家乡查尔斯顿，来到丈夫所在的荒僻的格伦农场。在婚后的生活中，鲁斯的丈夫常年离家赌博，她的父母也因为这段糟糕婚姻疏远了她，和她在一起的只有她生下的孩子和从十三岁起就开始照顾她的黑人奶妈(Mammy)。因为没有人手种地和帮工，她们在格伦生活的很是艰难，直到阿妈提出接纳逃亡的奴隶，让他们为她们当帮手，她们才得以在格伦继续生活下去。即使后来阿妈去世了，鲁斯仍旧继续给逃亡的奴隶提供避难所，也正因为如此，她才遇到了在同伴的帮助下逃亡至此的德萨。在照顾分娩之后虚弱无力的德萨的过程中，鲁斯对她讲述了阿妈对自己悉心照顾的故事，这让德萨十分愤怒，她错把鲁斯口中的阿妈当成了自己的母亲，那个生下了孩子却被奴隶主贩卖，一生受苦受难的阿妈。德萨认为鲁斯这样一个不了解阿妈的白人不配得到阿妈的爱。在两人的冲突中，她质问鲁斯，阿妈的名字叫什么？鲁斯一时忘记了，搪塞道，阿妈就叫阿妈。两人由此开始了第一次冲突。这场冲突中展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代表白人族群的鲁斯虽然给黑人提供避难所，但是她对黑人的了解是白人自以为是的了解，她从未从黑人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代表黑人族群的德萨对于鲁斯代表的白人种族一直是持有恐惧和怀疑态度的，她怀疑鲁斯别有所图，甚至认为她是个疯子。而阿妈的名字这个问题，则成为了两人之间的导火索和粘合剂。

在奴隶制时期的美国，黑人被当做牲畜和财产来看待，因此他们失去了一切身为人类的自由和权力：“奴隶在法律上几乎没有地位；他们的婚姻是非法的；他们的财产不属于自己，甚至自己的孩子也不是他们

所能控制的。奴隶本身就是财产，可以买卖……”<sup>[20]</sup>。黑人的名字如同他们生命的缩影和标志，被掌控在别人手中，因而“失去了命名的能力，包括为自己命名和给别人命名的能力，甚至于失去了回应自己名字的能力”<sup>[21]</sup>。被白人掌控了姓名的黑人族群在变成了白人的所有物，而通过“消除、命名和叙事”<sup>[22]</sup>，奴隶主便拥有了掌控了黑人命运的权力。冷静下来的鲁斯想起了阿妈的名字——多卡斯(Dorcus)，由这个名字开始，鲁斯开始回忆自己的阿妈。她对于阿妈的情感是复杂的，一方面阿妈是她的奴隶，另一方面，她的确爱着照顾她的这个黑奴，但是当阿妈被剥夺了名字，成为鲁斯的阿妈之时，鲁斯便掌控了阿妈的命运。与德萨的交锋使得鲁斯开始去思考隐藏在“阿妈”这个称谓中黑人所遭受的痛苦：阿妈多大了？她是否有过孩子？她的孩子也被带走了么？她是否有过爱人？当她开始称呼她为阿妈的时候，阿妈是否介意他们剥夺了她的本名？阿妈叫她鲁弗尔而不是鲁斯是不是出于这种介意呢？当她知道德萨受过非人的虐待之后，鲁斯联想到，阿妈的孩子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遭遇？她是不是也被鞭打过？出于对以上种种问题思考和关心，鲁斯才想要更加了解黑人，也想要更加了解德萨。于是她决定去找德萨示好，而问出的第一句话便是，你叫什么名字？而此时德萨才第一次告诉鲁斯自己的名字。在此之前，鲁斯叫德萨“那个女人”(the wench)(如第二章标题所示)，而作为互相猜疑的两人，鲁斯在德萨眼中又何尝不是“那个女人”、那个“他者”呢？

“阿妈”这个特殊的称谓作为德萨和鲁斯共同的情感寄托，在两个女人和两个种族之间搭起了桥梁。随着鲁斯和德萨、内森、卡利、哈克等黑奴的逐渐接触和了解，她最终为德萨的孩子起了名字。德斯蒙德(Desmond)这个名字的内涵不再是“操控”和“剥夺”，而是爱和感恩，其中“Des”代表着对德萨的爱，“mond”代表着对给他自由生活的内森、卡利、哈克等人的感谢。给出名字以后，鲁斯“暗自高兴”，她认为这就是她的阿妈给她改名字的时候的感觉，因为她在孩子的身上留下了自己的一点标记，她“从这个孩子身上偷了一点留给了自己”。当鲁斯意识到自己在他人身上留下印记的行为是“偷”的时候，她就意识到了白人对黑人的自由的窃取，而她也从一个“偷盗者”，变成了他们生命中的参与者。

在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中，通过作者注和读者指南中的信息，以及第二章节文本中以德萨和鲁斯为中心的第三人称叙事，可以看到以德萨为代表的黑人族群与以鲁斯为代表的白人族群之间的互相试探和互相沟通的结果，即跨种族的共同体建立的可能性。虽然类文本指向的是两个族群中以德萨和鲁斯为代表的女性之间感情的建立(小说中的重点的确是两位女性)，但是结合文本来，其他女性，尤其是“阿妈”这个符号背后所代表的受迫害、被奴役的女性们在跨族群共同体中的作用也决不可被忽视。另外，《德萨·罗斯》中的男性并不仅仅是女性故事的陪衬，他们也为跨种族共同体的建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使得《德萨·罗斯》中的共同体

并不只被限制在女性群体之间：卡利、内森、哈克等人救出了被困在地下室的德萨；内森对鲁斯讲述了德萨的遭遇，让鲁斯对德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哈克组织起一个“假奴隶贩卖”，让鲁斯和其他黑奴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行动；甚至连死去的凯恩也在德萨的回忆中，用向往自由的精神感染德萨。在这一部分，类文本指引了文本的主题，而在内容上更加丰满的文本则在一定程度上对类文本提供的主题进行了补充和拓展。

#### 4. 个人在共同体中的发展

《德萨·罗斯》除了探讨了以上两种共同体之外，还探索了共同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在共同体中的发展。小说的三个主体章节层层递进：第一章节《黑人》中着重展现了黑人之间通过情感和共鸣建立起来的共同体；第二章节《女人》将关注点放在黑人和白人之间建立的跨种族的共同体之上；第三章节《女黑人》则将重点放回到德萨这一女黑人身上，剖析个体和共同体的关系以及个体在共同体之中的发展。类文本对第三章节的主题进行了指引，突出了人物的个人成长：读者指南中指出，德萨在经历了三次“进化”之后，在各方面有所收获；第三章节标题下方则引用了有着特殊含义的布鲁斯歌曲的歌词，鼓励黑人女性去追逐和探索。而在文本的叙事方面，第三章通篇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将德萨放在了叙事的中心位置，通过德萨的所见、所思反观共同体中的个人经历。

类文本作为指引主题的方向标，通过读者指南和第三章节标题下的引文突出了个体的经历和成长。读者指南中的解读升华了德萨个人的经历，认为这部小说通过三部分（即文章的三个主体章节），让德萨“找回了自己的声音”、“重新定义自己”、“重拾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第三章节标题下方的引用则用一种更加含蓄的方式指向第三章节的主题。引文来自布鲁斯歌手泰吉·玛哈尔（Taj Mahal）的歌曲《卡津华尔兹》（Cajun Waltz）中的法语歌词，大意为“我的黑女士，你愿意和我共舞么？”歌曲全文由英语和法语组成，歌词大意是鼓励“黑女士”去探索以及对孩子的叮嘱。美国流行乐专家史蒂文·特雷西（Steven C. Tracy）这样解释布鲁斯和黑人之间的关系：“布鲁斯音乐与美国黑人面对的问题始终保持同步，表达着一代代美国黑人的喜怒哀乐。即使布鲁斯有时表达出某些分裂、暴力、困境等主题，这其实对族群内部的人们也是有益的，因为这是以一种音乐的方式表达感受。”<sup>[23]</sup>《卡津华尔兹》正是通过音乐的方式表达了黑人的感受。这首歌曲曲调柔和且悠扬，歌词中的“恐惧”、“雷电”等词虽然象征着黑人颠沛流离的一生，但最终都被消解在“让我们自己待会儿吧”，“这不是你的错”，“和我一起跳舞吧”这些歌词所展现出来的黑人潇洒的态度和坚韧的品格当中。这象征了小说中德萨等人的苦尽甘来，也昭示了作为个人的德萨更加丰富的成长和收获。

第三章节的文本在叙事方法上采用了以德萨为中心的第三人称视角，虽然这种叙事方式将读者的视角限制在了一个单独的人物身上所以造成了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可以帮助读者更加细致地理解德萨这个人物、剖析德萨的个人感受，以此突出个人在共同体中的改变和成长。从文本的内容方面来看，在这个充满了摩擦的跨种族的共同体中，德萨的个人成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因为撞破鲁斯和内森之间的亲密关系，德萨开始仇视和嫉妒鲁斯，而在哈克的帮助和开导之下，她意识到自己对所有白人女性的集体仇视是偏激的，自己应该继续信任一直帮助他们的鲁斯，于是主动向鲁斯道歉；黑人男性对黑人女性半开玩笑似地称呼她们为“骡子”，在其他黑人女性不以为意的时候，德萨感到了愤怒，意识到黑人女性所遭受到的多重压迫中有来自于自己种族人民的轻视；当鲁斯受到醉酒的白人男子侵犯时，她勇敢地帮助鲁斯进行反击，而后意识到白人女性和她们一样也会受到侵害，她们需要互相帮助、互相保护；在“假奴隶贩卖”的过程中，他们对奴隶贩卖的模仿、对奴隶贩子的欺骗中获取利益，消解了德萨心中对白人奴隶制度的恐惧，她告诉自己，同伴被“卖掉”是好事，因为“奴隶制再也不能控制我们了”；在这趟旅途中，德萨拥有了第一件属于自己的新衣服，学会了开枪，从对金钱没有概念到意识到了金钱的力量，她告诉自己这些钱“可以让我们超越任何奴隶法案”；德萨又一次被尼希米抓走，鲁斯赶来救她，在鲁斯的帮助下逃出来的德萨感受到了鲁斯对她的善意和信任，并打破种族成见，真正地接纳她为自己的朋友和自己团队的一员。

《德萨·罗斯》中德萨在共同体中的成长印证了个人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sup>[24]</sup>。《德萨·罗斯》中的共同体尊重每一个参与者，而不是以共同体之名模糊了其中的组成成员的特殊性，其中德萨、鲁斯、内森、哈克等人，每一个人都鲜活地作为“特殊的个人”活跃在共同体中，为共同的目标付出努力。以德萨为代表的共同体中个人的成长和收获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在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各个人都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sup>[25]</sup>，即共同体和共同体中个人的关系应该是和谐共生，互助互利，而绝不是相互冲突、相互抑制的恶性关系。在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视角下，通过读者指南和引文对主题的指引，以及文本中德萨的第一人称视角的叙事，可以看到共同体和个人之间互利共生的关系，以及个人通过共同体这一联合所获得的自由和成长。

#### 5. 结论

在《德萨·罗斯》中，类文本和文本之间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类文本为文本点明了写作目的、指引了主题，而文本则用更加丰富的内容对类文本中的主题进行补充和拓展。借用许德金提出的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这一视角对小说的类文本和文本进行分

析,可看到小说中出现的两种共同体——黑人的情感共同体以及黑人和白人之间的跨种族的共同体,还可以看到个人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优秀的文学作品中的共同体可以增加现实中共同体的凝聚力,因为“优秀的文学家大都有一种‘共同体冲动’,他们的作品中都有一个关于新型共同体的想象,即每个共同体成员都应该艺术地生活”<sup>[26]</sup>,而以文学反观现实,“文学之于共同体,通过移情、同感,发挥“群”的作用,使得个体之间进行交流,增强共同体的凝聚力”<sup>[27]</sup>。文学中对于黑人共同体与跨种族的共同体的探讨在现实中也有着特殊的意义。2020年5月25日,美国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死,之后美国发生了抗议、示威等活动,最终愈演愈烈地在美国多个城市升级成了暴乱。在发展日渐迅猛的黑人人权运动(Black Lives Matter)之下其实是美国几个世纪以来的种族主义思想的猖獗,而包括白人在内的各个民族的人民在抗争种族歧视的过程中又组成了另一个比起《德萨·罗斯》中的共同体更加杂糅、更加包容的跨种族的共同体。小说中蕴含的意义不止在于在文字上对共同体的探讨,还在于作者对现实的关照和对未来的期望。通过类文本和文本的相互呼应可以看出,威廉姆斯和德萨在很多情况下是合二为一的,通过德萨之口,威廉姆斯表达了她对黑人族群的深切同情和对下一代的期许,例如在作者注中的最后,威廉姆斯说“这是为了孩子”,为了“能够在21世纪分享本书的孩子”;在尾声部分的叙事中,德萨希望“孩子们从我们口中得知真相”,而他们这些人已经“为孩子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一次又一次地付出了代价”。

## REFERENCES

- [1] Lillvis, K. (2017). Posthuman Solidarity in Sherley Anne Williams' *Dessa Rose*. In *Posthuman Blackness and the Black Female Imagination*.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pp. 38-57.
- [2] Ford, S. (2020). Playing Con Games in Herman Melville's *Benito Cereno*, Mark Twain's *Pudd'nhead Wilson*, and Sherley Anne Williams's *Dessa Rose*. In *Haunted Property: Slavery and the Gothic*.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pp. 62-99.
- [3] King, N. (1993). MEDITATIONS AND MEDIATIONS: Issues of History and Fiction in "Dessa Rose". *Sounding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76(2/3), pp.351-368.
- [4] Phyllis Lynne Burns. (2013). "I Kill White Mens ... Cause I Can": The Rewriting of Liberation and Mastery in *Dessa Rose*. *Criticism*, 55(1), pp. 119-145.
- [5] URSIN, R. (2014). *Cultural Appropriation for Mainstream Consumption: The Musical Adaptation of "Dessa Rose"*. *Mosaic: An Interdisciplinary Critical Journal*, 47(1), pp. 91-109.
- [6] PALKO, A. (2018). (Breast) Milking the Situation: Interracial Wet-Nursing in Sherley Anne Williams's *Dessa Rose*. In Short A., Palko A., & Irving D. (Eds.), *Breastfeeding and Culture: Discourses and Representation*. Bradford: Demeter Press, pp. 112-133.
- [7] Na, Zhou.(2012).*The Image of Whiteness in Dessa Ros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 [8] Meiyi, Chen.(2013). *On the Female Alliance in Dessa Ros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9] Genette G. (1997).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0] Dejin, Xu. Zhuyi, Jiang (2016). *Paratexts: A Keyword in Critical Theory*. *Foreign Literature*, pp,112-121.
- [11] Dejin, Xu. (2010). *Paratextual Narrative: Category, Types and Critical Framework*. *Jiangxi Social Science*, p.34.
- [12] Williams, S.A.(2009). *Dessa Rose* (e-boo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 [13] Miller, J.H. Translated by Xu, Chen. (2019). *The Conflagration of Community: Fiction before and after Auschwitz*.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p. 1.
- [14] Morrison, Toni. (1993). *Playing in the Dark: 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New York: Vintage, p.47.
- [15] Said, E. W.(1975). *Beginnings: Intention and Method*. New York: Basic Books, p.83.
- [16] Fei,Yuan. (2020). From Slave Narrative to Neo-slave Narrative-- On the Subversion of Cultural Values of African-American. *West Journal* (106), p. 125.
- [17] Sameawei, Sadei.(2000) *Black Orpheus: Music in African American Fiction from the Harlem Renaissance to Toni Morrison*. London: Routledge, pp.13-21.
- [18] Tonnies, Ferdinand. Translated by Rongyuan, Lin.(1999).*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begriffe der reinen Soziologie*. The Commercial Press, pp.ii-iii.
- [19] Truth,Sojourner.(1851)<https://www.feminist.com/resources/artsspeech/genwom/sojour.htm>.
- [20] Hughes, J. Cain, L..Translated by Yugang, Y. ect.(2013).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Shanghai People's Publication, p. 207.

- [21] Derrida, Jacques. Ed. Min'an, Wang. (2006). "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 Production. Nanning: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p.91.
- [22] Ashcroft, Bill. (2009). *Caliban's Voic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p.75.
- [23] Jingwen, Z. Tracy, S.C.(2019). *Hot Music, Ragmentation, and the Bluing of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Steven C.Tracy*.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p. 5.
- [24] Marx, K.H. Translat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2000).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171.
- [25] Marx, K.H.. Engels,F.Translat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2009). *Anthologies of Marx and Engels, Volume 1*. 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571.
- [26] Qiping, Yin. (2014). *The Central Bearing of The Mayor of Caster Bridge*. *Foreign Literature*,(03), p. 44-51.
- [27] Yanfang, Zhao. (2016). *The Ethics of Literature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y: Started from Richard Rorty's Literary Thought*,(03), p.128.